



大会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第一四五三次会议逐字记录

1995年8月16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正式记录

执行主席: 班古拉先生.....(塞拉利昂)

上午10时45分宣布开会。

主席的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衷心的欢迎各位代表, 希望我们今天上午诚实、坦率兢兢业业地进行审议, 并且希望我们都意识到, 我们必须认清, 我们今天来此是采取行动的, 而不是重新进行辩论。

各们成员应该记得, 委员会7月18日上次会议休会之前, 已经决定于8月中旬举行会议, 就议程上悬而未决的三个项目采取行动。

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妨碍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活动(A/AC.109/L.1836)(续)

主席(以英语发言): 有没有任何成员希望对代理主席提出的A/AC.109/L.1836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发表评论意见?

汗-卡明斯女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英语发言): 我国代表团向特别委员会各成员提交了对A/AC.109/L.1836号决议草案的若干修正案, 以供他们审议。我们希望能够以协商一致通过经过修正后的决议草案。经过初步讨论, 就修正案的某些部分达成了一定的协议。当然, 委员会各成员可以对案文进行讨论, 并以协商一致方式达成协议。

契切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 我国代表团也对决议草案提交了若干修正案。我们在与委员会各成员进行讨论之后发现, 至少在委员会工作目前阶段, 这些修正案没有得到多数代表团的支持。我们曾经提议

在今天的会议之前委员会各成员进行磋商, 以期取得一致意见。不幸的是, 该提议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不过, 虽然如此, 就我所知, 若干代表团曾经赞成进行这种磋商。

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代表团认为,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提出的修正案应该得到审议。我国代表团愿意支持将这些修正案纳入决议草案。我们认为这些修正案并不重要, 但仍然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 我们希望这些修正案成为今后对该决议草案进行深入审议的出发点。

维斯瓦纳坦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 委员会所有同仁已经度完了半个假期, 并且有时间研读这些修正案, 我相信各位同仁是抱着今天完成工作的决心来到这里的。我们都已经了解彼此的立场, 所以我们应该将精力仅仅放在通过我们面前的三项决议草案方面。

关于我们面前的这个项目, 我建议我们逐段审议A/AC.109/L.1836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通过这种讨论, 我们可以看看在什么地方纳入俄罗斯联邦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提出的修正案在什么地方。我认为, 这样做可以促进完成我们今天的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 俄罗斯联邦代表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是, 只是个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提出的修正案纳入我们面前的这本决议草案中的问题, 我们没有必要再一次逐段讨论案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提出的修正案增加了新的序言部分第6、第7和第8段, 并且在执行部分第4段使用了新的措词, 等等, 我认为这些是非常有助

益的。如果各成员同意，完全可以将这些修正案纳入决议草案之中；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俄罗斯联邦接受这样做，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今后对该项目还要进行更加深入的审议。

奎托女士(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对我们磋商工作的方式以及对今天我们会议的工作所发表的意见。我们认为没有必要逐段讨论该决议草案；上次会议已经取得一致意见，这就是在进行续会之前这段时间里，有意提出修正案的各代表团有时间与其他代表团联合起来，提出一份综合案文，供今天的会议讨论。

鉴于上次会议已经达成谅解，即今天我们开会是要对这些决议草案采取行动，而不是就各修正案进行辩论或逐段讨论案文，我们只需要对各修正案发表我们的意见——我们刚刚得到修正案的抄件。我国代表团在迅速看过之后，愿意表现出灵活性，同意将这些修正案纳入决议草案之中。

我们认为序言部分第 6、第 7 和第 8 段的修正案有其长处，因为这些修正案都是务实的；我们认为可以将这些修正案纳入决议草案之中。关于执行部分第 4 段，古巴代表团同意其他代表团的意见，即委员会一直讨论的“谴责”一词在目前情况下，可能略有不妥。但我们认为，提议的措词“重申对...的关注”是不够的，及有准确地体现委员会希望在这一段所表达的意思。如果在“关注”之前加一个形容词，例如“深切”或“强烈”等等，我们就可以接受这种措词。

阿塔尔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提出的修正案体现了委员会成员上次会议所发表的意见。关于执行部分第 4 段，我们认为换掉“谴责”一词标志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如果我们不“谴责”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的活动，过去对类似决议草案投反对或弃权票的若干代表团将会愿意改变其投票。

新的序言部分第 8 段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外国经济利益集团的活动，这显示委员会工作态度非常认真，而且具有灵活性。我们通过鼓励各方与委员会进行合作，为今后敞开了大门。

我们支持提出的这些修正案，因为这些修正案体现了委员会本届会议的工作，而且我认为，这些修正案将有助于我们在下届会议上取得进展。我认为没有必要逐段讨论案文。主席先生，我认为你关于将修正案纳入决议

草案的提议很好，因为我认为所有代表团都同意提出的修正案。我们当然支持这些修正案。事实上，委员会已经讨论过该决议草案。

姚毓华女士(中国)(以中文发言): 中国代表团支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提出的各修正案，我们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一样同意将这些修正案纳入该决议草案。

麦肯纳女士(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支持你的程序性建议，即我们不应该逐段审议该决议草案，而应该将提出的各修正案纳入现有的案文。而且，我们完全支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提出的各修正案，我们认为，这些修正案明确地体现了委员会早些时候进行的讨论。

维斯瓦纳坦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在听取了其他代表的发言以及你的发言之后，我愿意接受你提出的程序。我国代表团支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建议的各修正案，并且支持古巴进一步提出的修正案。事实上，这些修正案得到所有代表团的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 古巴代表对执行部分第 4 段提出了保留，他建议增加一个形容词，以修饰“关注”一词。不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是否可以接受这一点？

汗-卡明斯女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英语发言): 我接受古巴代表团提出的建议，我建议使用“深切”这个形容词。

主席(以英语发言): 似乎没有人反对这一措词。因此，将用“重申对...的深切关注”一词代替“谴责”一词。

萨马迪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我国代表团也可以接受前几位发言人的意见，即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提出的各项修正案纳入决议草案，其中包括执行部分第 4 段的修正案，现在该段开头的措词是：“重申对...的深切关注”。

我希望列入这些修正案之后，我们可以就该决议草案取得协商一致意见。我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该决议草案，或者以某种其他方式通过该决议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认为，以现在的气氛来看，一旦我们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提出的修正案列入，就可以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该决议草案。

契切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已经表示支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提出的修正案。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对执行部分第4段提出的最新修正,我们在原有案文的基础上向后倒退了一步。我说这些是要将这个意见记录在案。

然而,我国代表团虽然支持将这些内容列入案文,但我国代表团认为,向正确的方向迈出的这一小步显然不足以使我们同意整个决议案文。

虽然我们欢迎在决议草案方面取得的进展,但我国代表团仍然要求将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奎托女士(古巴)(以英语发言):请伊朗代表不要见怪,我想坦率地告诉他,在他问到这次谈判将取得协商一致意见还是找到某种其他解决办法时,我一时以为他要在这次辩论中唱反调,因为我觉得普遍的气氛是积极的。现在我已经不这样认为了,我想告诉他,他是正确的。

如果俄国代表的立场是,即使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提出了这些修正案之后,他仍然要求表决,那么古巴代表团要求允许收回他以支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提出的修正案所表示的灵活性,允许我们回到起点和最初的决定。如果我们要进行表决,那么我们应该就主席提出的没有修正案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本来希望我们不会回到这种令人遗憾的势面。

维斯瓦纳坦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谨呼吁我的俄罗斯联邦朋友和同仁重新考虑其决定。我们知道,俄罗斯联邦的立场是,去年的各项决议需要改进。我们已经取得的改进没有达到他所要求的程度,但毫无疑问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改进。特别是,对第4段提出的修正案就是一项重大的改变。新增加的序言部分第8段承认外国投资是有益的,这与委员会过去的立场也大相径庭。考虑与过去各项决议相比,现在已经有了这些重大的改变,我谨呼吁俄罗斯联邦代表再多考虑考虑,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最近取得的进展是相当大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原来真的认为,我感觉到俄罗斯联邦代表有宽宏大量之处,他提请注意俄国代表团的关注,这些关注已经得到讨论,并且已经体现在我们面前的修正案之中。他又进了一步,说他希望今后我们将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审议我们的决议草案。我以为这

将使我们在从现在到明年这段时间里有时间考虑俄罗斯联邦立场主要用意。

因此我想重复刚才对俄罗斯联邦代表提出的呼吁,即允许我们以通常所采用的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该决议草案。当然,他可以在通过之后阐述其国家的立场。

契切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国代表团非常满意地注意到,本委员会的工作指导方针是希望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很明显,象我们面前的这份决议草案即使在纳入了各项修正案之后也不能以真正的协商一致方式通过。最多也只能设想不经投票通过该决议草案。

委员会知道,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和未经表决通过是有区别的。我国代表团谨要求古巴代表重新考虑她提出的关于执行部分第4段的提议,以便回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提出的原始提案。如能这样,我国代表团基于进行合作的愿望,将接受不经表决通过该决议草案。勿庸赘言,我国在发言解释我国的表决立场时将阐明我国关于整个决议草案的立场。

让我重申,参加这次会议的委员会若干成员已经表示它们准备此后更加深入地讨论该决议草案,以便使该决议草案符合委员会普遍存在的气氛,符合委员会应该完成的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不知道增加“深切”一词是否真的如此重要,以致于影响到俄罗斯联邦的立场。我呼吁俄罗斯联邦和古巴两国代表团:我们已经取得如此多的进展,如果仅仅因为“深切”一词使这次会议的工作受到阻碍,那将非常令人遗憾。

奎托女士(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其他代表团试图使我们参与程序方面的游戏,我们则试图在这方面采取切合实际的办法。我们不断地努力照顾一个代表团的立场,即使在委员会存在的事实和提出的各种论点表明不值得这样做。今天到会的各代表团的立场表明,多数代表团支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提出的修正案。这切实的体现了事情的真相。当然,没有人可以说,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为了照顾一个代表团的立场,委员会应该改变其整个任务和各个事实,并且审查其整个作法。

俄罗斯联邦代表说,即使我们撤回“深切”一词,也不能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该决议草案。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撤回“深切”一词,他将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将决议草案付诸表决,还是不经表决通过该决议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表示希望,我们的审议工作首先是要致力于完成我们的任务,是要促进剩余的各非自治领土人民的利益。

契切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在我们会议上,以及在一般场合,我努力避免与其他成员进行有争议的讨论。但我要提请各代表团特别是古巴代表团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这项修正案不是俄罗斯联邦提出的。该修正案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提出的,而且就我所知,这项修正案广泛地体现了委员会各成员的意见。我还要指出,在对这个问题以及对某些具体的非自治领土局势进行审议的整个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对这个事项所表示的“深切关注”。

我们认真地研究了秘书处所准备的所有文件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讨论会的结果,我们认为,没有理由夸大事实真相,或者偏离客观事实。因此,我国代表团要求我们决议草案措词应该确切。

而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提出的修正案确实改变了一些事实。古巴声称修正案丝毫没有改变我们的工作,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本着合作精神,并且因为希望委员会的工作更加有效率、更加均衡,从而真正地体现各非自治领土的利益,我国代表团宣布愿意作出重大让步:我们同意不应将该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要求委员会回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提出的原始修正案上。

阿塔尔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应该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而避免进行表决,这对于委员会的工作非常重要。若干代表团的立场与其他代表团的立场不同,这是事实,他们已经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我们必须铭记,各国代表团所接受的各项修正案是具有实质性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第四段不列入“深切”一词,俄罗斯联邦代表就可以接受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该决议草案,那么我希望古巴代表团不再坚持列入该词。

为了取得协商一致意见,并且保证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应该省掉“深切”一词。进行表决不符合委员会的精神。如果俄罗斯联邦代表能接受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该决议草案,那么我们愿意将“深切”一词去掉。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即我们所开展的出色的工作和我在开始时所表示的乐观--以及我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协作所表示的感谢--将受

到破坏。当然,我可以理解各国代表团所采取的立场。但叙利亚代表提议,如果俄罗斯联邦愿意接受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该决议草案,就倾向于放弃“深切”一词。

维斯瓦纳坦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谨表示支持叙利亚代表提出的建议,因为如果我们要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该决议草案,他的建议提供了折衷的基础。因此,我与他一道呼吁古巴和俄罗斯联邦两国代表团,因为他的呼吁考虑到了它们的关注。如果它们能够本着互让的精神迁就我们,我们将取得进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以呼吁俄罗斯联邦代表,本着大家都感觉到的妥协精神,在我们以放弃“深切”一词作出让步之后,接受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该决议草案。同样,我呼吁古巴接受新的修正案。

契切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很遗憾,我不得不再次回到这个项目,但是,我国代表团不能同意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该决议草案。

我国代表团愿意不经表决通过该决议草案及其拟议的各修正案,以照顾到主席和委员会各成员。如果古巴代表团坚持使用“深切”一词,我们将会同意,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保留在决议草案通过后发言阐述我国关于整个决议草案的立场的权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委员会不经表决通过经过修正的决议草案?

奎托夫人(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能否请你说得更具体一点,即:不经表决通过的决议草案包括哪些修正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认为,这包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最初提出的修正案和古巴增加的较小的修正案。我的理解是,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不经表决通过该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委员会不经表决通过经过修正的决议草案 A/AC.109/L.1836?

经过修正的决议草案 A/AC.109/L.1836 获得通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俄罗斯联邦代表发言解释其立场。

契切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希望发言,以解释我国关于刚才未经表决通过的决议草案的立场。

虽然正如我们已经强调指出的,我们认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提出的修正案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我们认为,这只是大量工作的出发点。我国代表团认为,需要对决议案文包括对我们早些时候提出的各修正案进行进一步的认真审议。

令人遗憾的是--我甚至要说,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我们注意到,即使在考虑到各修正案后,目前的案文在很大程度上仅仅重复了1960年代毫无希望的语言。因此,决议无视今天的真实情况,无视非殖民化进程本身发生的重大变化,无视剩余几个非自治领土人民生活的重大变化,无视整个国际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一再提请各成员注意的决议许多规定不符合客观现实,威胁到各非自治领土人民的基本利益--而当初设立委员会以及委员会今天的存在都是为了保护这些利益。其中一些规定不会给委员会带来信誉。事实上,这些规定削弱委员会的权威,使人怀疑委员会是否有意愿积极和有效地工作,以完成其任务。

今后,俄国代表团将努力确保将反映现实情况的修正案增列进我们今天通过的决议案文之中。我们呼吁委员会各成员积极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呼吁不会充耳不闻。

最后,我谨强调,我国代表团决定支持不经表决通过该决议,这只是因为我们希望今后可以使其完善。如果我们不抱有这种希望,我们无疑会明确地投票反对该决议。

姆瓦姆布卢库图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在我们于早些时候进行了很有效的工作之后,你继续担任这次复会的主席。我同意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工作。我非常感谢你想方设法使委员会成员们达到了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我并不想去回顾漫长的历史。坦桑尼亚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是极其清楚的。我认为,我们和委员会其他成员们一样立场坚定。我们今天在这里,今后也将继续在这里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以及联合国各会员国一道努力,争取为尚存的非自治领土的问题找到一个可以令人接受的解决办法。

我们正在取得的进展是通过大量的工作实现的,即使是你,主席先生,非常出色地介绍的这项决议也是来之不易,而这些进展使我想起了本委员会关于种族隔离问题的各项决议。尽管当时我们都同意,种族隔离是邪恶的,正如我们今天都同意殖民主义是邪恶的一样,但是,对什么是邪恶,什么不是邪恶以及对如何铲除邪恶的认识总是成为问题。我要说的是,鉴于我们现在正取得进展,非殖民化过程不必为任何个别会员国的思想所左右。

正如主席早些时候非常清楚地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考虑到24国委员会的任务以及殖民地人民自己的想法。本委员会所一直面临的问题,是从非自治领土和管理国那里得到正确的资料,它尽管可以尝试,却得不到这种资料。我们不断得到那些整天坐在安乐椅上的记者们发出的报道,他们甚至不去访问这些领土,却大言不惭,关于他们究竟是谁的代言人,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最重要的是,在委员会和国际社会清楚了解实地情况,而且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充分担负其责任来发挥自己的作用之前,本委员会是无法取得真正进展的。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强调摆在前面的任务,并指出,不应低估已经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就是很大的,甚至是惊人的。这些领土之所以列在这份清单上,并不是因为本委员会希望把它们列入,而是因为非常有充分的理由把它们列入。对于今天上午发言的代表们以及主席和秘书处我只能表示感谢。如果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所本的都是这种精神,我们将取得非常大的进展。我看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非常友好地提出的修正案得到了所能得到的最大多数的同意。因此,让我们看一看,我们今后是否能够本着这种精神向前迈进,加速消除我们过去所认识的殖民主义。

主席(以英语发言):委员会就此结束其对本项目的审议。

殖民国家在其管理领土上的军事活动和安排(A/AC.109/L.1837)(续)

主席(以英语发言):请问有没有人要对文件A/AC.109/L.1837中所载提交给副主席的决定草案发表意见?

坎-卡明斯夫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英语发言):关于这项决定草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还分发了一份简短的修正案,其中涉及管理国在一些非自治领土上缩减其军事基地的问题。这方面的资料来自在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举行的研讨会。在该次研讨会上,许多代表团就此问题达成了共识。秘书处也向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

我希望,将本着接受前几项修正案时的精神也接受本修正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确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为以前的决议注入的动力也将指引、影响和激励我们处理现在的这项决议草案。

维斯瓦斯坦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希望表示,我国代表团支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提出的修正案。我们认为该修正案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它使我们可以在决定草案的执行部分呼吁各管理国终止军事活动,撤销基地和采取其他措施。现在,一些管理国已经决定关闭或缩小这些基地。我认为,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点。因此,我们强烈呼吁大家支持这项修正案。

切特车尔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国代表团也支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提出的修正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恐怕不能支持不经表决或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决定草案。

我国代表团提交了若干修正案,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有机会对它们进行审议。在进行协商和交换意见之后,我们的理解是,委员会将不考虑这些修正案。通过这项决定草案,即使是连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提交的修正案一起通过,都是不能为我们所接受的。因此,我国代表团将行使其主权,坚持就这项决定草案举行表决。

阿塔尔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本委员会成员数目有限,其行动并不成为关于这一决定草案的最后阶段的工作,大会第四委员会还要对它处理,因此,我们诉诸表决是不适当的。我们可以不经表决通过该决定草案,而任何持保留意见的代表团都可将其意见记录在案。在此之后,可以在第四委员会举行一次表决。我们通过一项案文的草案并不意味着我们全部意见一致。各国代表团可以表示保留意见。应该把表决留在第四委员会举行。

正如我所说,在这里的代表团数目有限,任何持保留意见的代表团都可以在以后的阶段参加就案文举行的表决。也许俄罗斯联邦可以发表其保留意见,并保留在第四委员会和大会就该案文举行表决的权利。

主席(以英语发言):俄罗斯联邦是否可以接受叙利亚代表的提议?

切特车尔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不幸的是,由于一系列原因,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提议。首先,我们不能接受现在的案文。第二,我们不能同意不经表决就通过该案文,因为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和大会中,人们会问,24国特别委员会的决定是否代表该委员会中所有国家代表团的观点,并提出更广泛的疑问说,既然我们可以只是向大会和其他机构提出我们的观点,为什么本委员会还要存在,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麻烦地举行一届会议。

我们认为,本特别委员会是为了一个具体目的建立的,这就是:准备和审议项目;对局势进行得体的评估;并向包括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和大会在内的其他联合国机构提出适当的建议。

我国代表团认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提出的修正案是正确的。我们支持该修正案,但是,必须指出,它并不足以说服我们同意妥协。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因此请你把它付诸表决,并保留我们发言以解释投票理由的权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现在将就文件A/AC.109/L.1837所载经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修正的决定草案采取行动。

姆瓦姆布卢库图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想得到一点澄清:委员会究竟是将仅仅因为俄罗斯联邦说它不赞成任何别的办法,而就这一决定草案举行表决,还是将同意叙利亚代表提出的明确建议,即,可以在大会举行下一届会议时在第四委员会中继续这项工作?

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做法与处理以前的项目的做法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俄罗斯联邦得到了时间来解释其立场。我之所以请求得到澄清,也许要用这个办法来对俄罗斯联邦说,我们以前采取的行动和现在的行动之间没有什么差别。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的情况是,看来除了俄罗斯联邦代表团之外,所有其他代表团都愿意通过经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修正的决定草案A/AC.109/L.1837。由于俄罗斯联邦的立场是应该举行表决,所以我认为这样说是正确的:尽管该国代表团是只有一票的少数,但我们除了举行表决别无选择。

切特车尔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再次强调,我国代表团赞成在决定草案中进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所建议的修正。我们请求在此之后把整个决定草案付诸表决。

主席(以英语发言):委员会现在对经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修正的决定草案 A/AC.109/L.1837 进行表决。

经修正的决定草案 A/AC.109/L.1837 以 11 票对 1 票获得通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那些希望解释投票理由的代表发言。

切特车尔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团不得不对非殖民化委员会代主席提交的题为“殖民国家在其管理的领土上进行的军事活动和安排”的决定草案投反对票。我们认为,当前的案文与真实的现状完全脱节,不适于特别委员会在目前的情况下执行其任务。

这项决定草案的关键条款是几乎 30 年前制订的,其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过时和对峙的精神,违背了常识和客观事实,使人对特别委员会为了非自治领土人民的利益进行建设性和有效工作的愿望产生疑问。因此,该案文对委员会的声誉和权威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

使我们非常遗憾的是,和我已经提到的、委员会今天通过的关于外国经济利益的决议草案中所载的许多条款一样,这项决定草案基本上否定了委员会今年克服了这么大的困难在其工作中采取的所有积极步骤。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吁请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们认真地想一下,为什么作为本委员会长期成员的保加利亚已经加入了离开委员会或不参加其工作的国家的行列。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特别委员会继续像过去那样,以过时和陈腐的观念以及僵硬的对峙模式为基础,从而无视非自治领土人民的真正需要,那么,俄罗斯联邦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在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工作中的参与程度。

这项工作在我们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众所周知,我国是特别委员会的创始国之一。争取非殖民化以及解放殖民领土和附属领土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有我国参加。使我们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本委员会正在其工作中停滞不前。在一系列问题上,委员会或是没有取得进展,或是没有任何愿望在其活动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如果这个

趋势继续下去,正如委员会刚刚通过的决定草案所显示的那样,那么,我们将不得不考虑我们的下一个步骤。

凯伊塔先生(马里)(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来晚了,因此向这个非常活跃的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和其他成员道歉。我们本希望按时到会,但代表团遇到一些必须处理的非常严重的问题,使我们受到耽搁。

尽管如此,我还是幸运地能够赶到,来告诉委员会我国代表团的观点。

马里希望正式表示,我国赞成经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修正的决定草案 A/AC.109/L.1837。

正如委员会所知,马里一直是本委员会的成员,并一贯寻求尽最大努力来参加其工作。因此,我们只能支持提出的各项建议,因为在所涉领土上存在的基地无疑妨碍了它们的充分自治。这是一个日益民主和尊重人权的时代,宣扬民主和人权将成为即将举行的纪念联合国 50 周年活动的一部分,因此,仍然开设这些基地的会员国绝对有必要懂得,这些基地所在的国家除非能够自由地选择是否接受它们的存在,否则,这些国家的充分自由和自治就无法实现或受到保障。

我国代表团请有关的管理国以及所有其他拥有这类基地,或以某种方式干涉这些基地所在国内部问题的国家进行真诚的努力,以便保证如联合国所设想的那样,在从现在到公元 2000 年的这段时间里消除所有这些基地。当然,这并不防止各国和这些领土之间缔结各种有关国防和领土安全的协定,但是,存在属于区域以外国家,并不为居民普遍接受的基地会妨碍这些领土充分行使其权利。

因此,我国代表团支持对该决定草案投赞成票,并首先请各管理国和其他拥有这些基地的国家为特别委员会的努力作出真诚的贡献,以便尽量找到最和谐与迅速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就此结束对这个议程说明的审议。

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想通知各位成员,我根据惯例,参加了 1995 年 7 月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的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的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题为“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联系的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的项目。经社理事会是在7月25日至28日审议该项目的。经社理事会收到了文件E/1995/85所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的报告,和文件A/50/212和A/50/212/Add.1所载秘书长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

我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中告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成员们,全球的非殖民化过程已经进入了其最后阶段,国际社会已经确定目标,在进入第21世纪之前彻底消除殖民主义。大会对这个目标给予了支持,在1988年发起了在2000年之前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并随后通过了旨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行动计划》。

我告知经社理事会,今年是对《行动计划》进行中期审查的一年,特别委员会将对其任务进行一次深刻和现实的检讨。我强调,仍然有些民族无法行使其自决的权利;这些民族主要是小岛屿领土上的居民,面临着独特的问题;尽管这些领土面积小,人口少,资源有限,并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环境破坏的损害,但大会多年来仍然一贯捍卫它们的充分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我强调,特别委员会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意识到,非自治领土的持续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是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一项必要先决条件。在这方面,我请经社理事会成员和特别委员会一道,对帮助剩余的非自治领土实现自决的重要任务进行审查。

我在承认各管理国和特别机构--尤其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和其他组织--对非自治领土的福利作出的重要贡献的同时,我重申了特别委员会的这一立场:在一些方面,这种援助可以,并且应该得到改进、增加和调整。这些方面包括环境、减轻自然灾害、公共卫生、教育、在生计上自给自足、渔业以及防止犯罪和非法贩运。我促请各专门机构和国际组织与管理国进行合作,对非自治领土面临的关键问题进行审查,以便希望这种合作可以为实现各领土的持续社会--经济进步作出贡献。我还借那次机会提出了特别委员会的请求,即,请各管理国向各领土交流它们的意见和经验,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意见和经验。

在经社理事会对这个议程项目进行审议期间,就这项决议草案与该理事会的成员进行了协商,以便争取他们对草案的支持。当时,一些成员表示,应该在该草案中做一些改动。俄罗斯联邦代表非常明确地申明了这个观点,他表示希望,在以后,关于这个项目的决议草案将有所不同。这项决议草案后来经过一些修改,被付诸唱名表决,以31票对零票、20票弃权获得通过。

关于所审议的项目,我想请成员们注意下列文件:秘书长的报告,文件A/50/212和A/50/212/Add.1;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关于他和特别委员会主席的协商情况的报告,文件E/1995/85;委员会代主席的有关报告,文件A/AC.109/L.1838;和主席提交,于1995年8月14日分发的关于这个说明的决议草案,文件A/AC.109/L.1839。

切特车尔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全面地介绍了在日内瓦对这项决议草案进行讨论的情况。我想知道,我们是否打算现在就讨论这项决议草案,如果我们现在不讨论的话,将在什么时候讨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从前的做法是,一旦象我已经做的那样提出报告,并把决议草案交给委员会处理,该草案便获得通过。但是,如果俄罗斯联邦希望增加新的内容,便应该有委员会来考虑下一步怎样做。

切特车尔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正如主席所说,我国已在日内瓦表示了我们关于这项决议草案的立场。我们认为,需要就该决议草案作进一步工作。然而,我国代表团在日内瓦发现,我们能够在铭记需要作进一步工作的同时支持该决议草案,并对其投赞成票。

我们将提议进行一些不大的修正,我确信,这些修正是可以为委员会所有成员所接受的。第一项修正是对执行部分第1段的修整。我们如果采取以下的措辞似乎更好一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提醒俄罗斯联邦代表这一点也许有所帮助:俄罗斯联邦在日内瓦对这项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

切特车尔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已经提到了当时的情况。我国代表团确实在日内瓦对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但也表示,需要就该草案作进一步工作。

我国提议的第一处修正完全是技术性的,涉及执行部分第1段。该段中的这句话看来应该改为:

“注意到其主席关于他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的协商情况的报告以及协商中产生的意见和建议。”

该提议有一个技术性问题:该段是应该象现在这样提到主席呢,还是应该提到代理主席?

我的第二个修正案涉及第4段。我们认为,决议草案提到安全理事会是多余的,因为根据其职权范围,安全理事会不处理自决和非殖民化问题;根据《宪章》,安全理事会处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我还注意到,以前关于该事项的案文都没有提到安全理事会。

奎托女士(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很抱歉,我可能不太了解程序事项,但能否请你明确地说明该决议草案在日内瓦得到何种程度的支持,以及这些支持是否坚定,这样,我们可以对刚才提出的各修正案的程序方面发表适当意见。

我还想再听一遍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对第1段提出的修正案的确切案文。

主席(以英语发言):决议草案是我在日内瓦以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名义提出的。我通过磋商寻求对该草案的支持。我已经报告过,该决议草案后来以唱名表决方式获得通过。我的责任是向本委员会汇报,以便使委员会可以通过这项已提交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并获得其通过的决议草案。

俄罗斯联邦提出的修正案是要以“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见和建议”代替“并核可由此产生的意见和建议”。

奎托女士(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当然愿意详细地评论拟议的各项修正案。但主席先生,以程序的角度看,在我们工作的现阶段,对你代表委员会在日内瓦真诚地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的案文还要重新分析和辩论,这令人遗憾。我们还记得,你就该决议草案以及就你准备在日内瓦对草案要作的发言进行了讨论、磋商,并向委员会各成员提供多种资料,以寻求委员会各成员的支持,征求他们的意见。古巴代表团愿意支持并投票赞成你在日内瓦提交的该决议草案,这也符合当时的表决结果。委员会应该在不重新就该案文进行谈判或重新制订案文的情况下通过该决议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古巴代表所表示的支持。与此同时,我希望她能了解,委员会有权进行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建议的工作,尽管各成员可能对此感到遗憾。正因为如此,主席允许提出象俄罗斯联邦提出的那些提案。其他成员有责任对我们面前的任何提案作出反应。

姆瓦姆布卢库图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接着前面那位发言者的话往下说。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申明我国代表团的立场,即:你以代理主席身份在日内瓦出色地代表了我們。我还要证明,你曾采取步骤,就此事项与当时刚好也在日内瓦的各代表团充分磋商;我们充分参加了,并且与其他代表团一样,我们支持这些观点。

关于程序方面,我不明白--这或许是因为我无知,或许是因为我对该事项有不同的理解。我倾向于赞成古巴的立场:这是一份已在日内瓦表决过的决议草案。我不明白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阶段再打开这个案文并开始提出修正案,这或许是因为期待着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同一问题进一步进行磋商。对日内瓦产生的结果发表评论则是另一回事。

我们应该考虑到,对在日内瓦已经合法地核可的案文进行修正会有什么影响。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认为坦桑尼亚代表的意见是很中肯的。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主席代表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并就其所有方面进行了磋商。决议草案获得通过,而且现在以报告形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现在是否要将它拆散?必须认真考虑这样做的后果。这是否意味着:今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已了解这一点,它将说“只有在委员会确定无疑地提出决议草案供我们审议之后我们才会去碰它”?我们将发出这样的信息,即:向日内瓦提出决议草案只是权益之计;委员会并没有作出任何承诺。请考虑到这个后果。

阿塔尔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你的意见非常中肯,不过,虽然该决议草案已在别处获得通过,我们仍然可以对其进行讨论。

俄罗斯联邦代表提议从第1段中删除“核可”一词。主席去日内瓦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以及其他人讨论了所有这些问题;经社理事会主席提出的意见和想法都已反映在决议草案之中。我们在决议草案中表示支持这些会议产生的提案和想法是完全正常的。我们一向

是这么做的,没有什么消极影响。我们只是说,主席去了日内瓦,有人提出了一些想法和建议,我们支持这些想法和建议。

关于删除第 4 段对安全理事会的提及,我要指出,安理会在自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宪章》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安理会的任务不仅仅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还应过问尚未获得自由的各领土的自决问题。托管理事会是另一个过问所有这些自决问题的机构,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向安全理事会负责。总而言之,联合国通过安全理事会处理这些事项,安理会在任何涉及自决问题的事项上都发挥着关键作用,我们认为,提及安理会的措辞应该保留在案文中。

契切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对于重新审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已经通过的案文问题,我们必须非常严肃认真地考虑,我们同意这个概念。但是,我们都知道,设立这个委员会不是为了象橡皮图章一样通过各项决议。我认为,任何成员都不会认为他的作用仅仅是注意到其他机构--不管这些机构多么令人尊重--通过的决议。由于该决议草案已在日内瓦讨论过,由于根据主席的报告,它代表了委员会的利益,我们当然应该谨慎。但是,我相信各位成员应已注意到,我国代表团的修正案并不偏激;这些修正案仅仅是为了反映现实。

关于第 4 段,我仍然认为在此提到安全理事会是完全不恰当的。最好是只提叙利亚代表刚才提到的托管理事会。请允许我指出,我们以前的各项决议,包括去年的决议,都没有提到安全理事会。安全理事会不处理自决问题--当然,我们可以说,天下的所有事它都管。根据《联合国宪章》,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宪章》为其规定的任务中,没有一处提到自决问题。托管理事会以及后来的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是专门为处理自决问题而设立的。因此,任何提到安全理事会的措辞都是牵强附会,是完全多余的,并且不符合该机构的职能。

主席先生,关于我们针对第 1 段提出的提案,我们毫不怀疑你有尊严地代表了委员会的利益。我认为,我们提出的措辞丝毫不会矮化你的作用。我们提出的措辞是在提到一个联合国机构时采取的标准措辞,我们在其他论坛对各种事件、文件和磋商作出反应时以及在提到秘书长时常常使用这种措辞。委员会注意到主席关于他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进行的磋商的报告,这是对磋商所产生的各项建议和提案的一种赞许。

我相信,就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而言,我国代表团提出的措辞是恰当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似乎要从原则和程序方面考虑目前的情况,这个情况是,一个代表团在同一问题上似乎采取了两种立场。我已经报告过,在日内瓦时,俄罗斯联邦的立场是同意该决议草案,现在,其中的一些段落受到质疑。应该从原则和程序两方面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维斯瓦纳坦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同意你的立场。我不仅仅是一个程序问题,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原以为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通过这类决议草案,因为其中没有任何有争议的实质性问题。但是,既然俄国代表团提出了两项修正案,我现在就谈谈这两项修正案。

第二项修正案要求删除第 4 段提到安全理事会的措辞,关于该修正案,我原则上并不反对,我们将说“大会及联合国其他机构承认,”这样,如果删除提到安全理事会的文字,我们不会有任何损失。

提议的第一个修正案要求注意到各种意见而不是核可这些意见,关于该修正案,我的印象是,委员会所有其他成员都核可主席报告中的各项意见和建议。我想请俄国代表团澄清一下,它是否对代理主席的某项意见或建议表示反对或持有保留意见。由于我没有听到俄国代表团提出这种反对或保留,我呼吁我的同事考虑赞成使用“核可”一词。我认为,他提出的建议里并没有任何具争议性的实质性问题。

因此,既然对此没有实质性的保留,应该核可主席的意见和建议,这也是一个良好的传统,因为代理主席代表我们委员会,而且俄国代表团曾经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程序和原则的问题。

奎托女士(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关于重新对该决议草案进行辩论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回顾我们关于程序的意见。但是,根据主席的邀请,我们要评论一下针对第 1 段提出的修正案。

我们完全支持印度代表刚才提出的问题。据我国代表团所知,没有人对代理主席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的报告所载各项意见和建议及时在委员会提出反对意见。

第二,关于执行部分第 4 段,我国代表团对提到安全理事会没有任何异议,其原因有二。

首先,我们认为这里只是非常笼统地提到联合国机构,我们并没有谈论安全理事会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具体任务。如果我对英语的理解还可靠的话,我们只是重申承认各国人民自决愿望的合法性。安全理事会承认自决权利的规范性先例比比皆是,例如在提到中东和平与安全问题时以及在不用在此赘叙的其他个案中。

第二,我国代表团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概念的理解很广泛。我们认为,只要在外国占领下的各国人民被剥夺了行使自决权利的机会,就不会有和平与安全。因此,我们认为,这里使用的措辞并无不妥。

契切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委员会是第一次讨论该决议草案。因此,可能出现各种问题并不奇怪。我谨再次强调,我们提出的修正案是技术性的与原则无关。

我国代表团支持已在此表达的意见,即:在提到“联合国其他机构”时将安全理事会单列出来是不恰当的。使用的措辞包含联合国所有机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在此将安全理事会单列出来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我们要求删除提到安全理事会的措辞。

关于执行部分第 1 段,我们原则上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丝毫不反对代理主席所开展的工作。我们支持他的活动,我们完全可以支持使用“核可”一词。

但是,为了准确起见,我们想纠正第 1 段的一个错误。我们的委员会其实没有主席,而只有代理主席。因此,我要求使用“代理主席”一词,该词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委员会的现状。否则,这个纯粹技术性的问题可能会引起许多其他问题。

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达成协议,在第 1 段“主席”之前增加“代理”一词,将“安全理事会”一词从第 4 段中删除。这样,我国代表团将愿意支持该决议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关于主席的称呼问题文件 A/AC.109/L.1839 的标题是“代理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我自己曾提出这个问题,我被告知,一旦已经说明决议草案是由代理主席提交的,此后使用“主席”一词只是一个一般性提及,没有必要再次说明是“代理主席”。但是,如果俄国代表团仍然坚持,我们可以继续使用“代理主席”。

阿塔尔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俄国代表要求准确性如果我们准确,我们就应保留提到安全理事会的措辞。《宪章》第十一章“关于非自治领土的宣言”--第七十三和第七十四条--提到各管理国的责任。因此,为什么不能也提到安全理事会呢?如果有两条是关于安全理事会的,有单独一章是关于我们委员会所处理主题的,那么,为什么不提到它呢?如果我们准确,我们就应坚持《宪章》,如果《宪章》中明确提到我们委员会,提到各领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删除提到安全理事会的措辞呢?《宪章》,尚未修正。不错,各国已经改变立场,但是,《宪章》仍然是过去的《宪章》,没有任何改变。

杰尼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关于第 4 段,既然我们已经提到“联合国其他机构”,我倾向于同意删除安全理事会一词,因为“联合国其他机构”一语中已经包括了安全理事会。

谢尔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仔细阅读了《宪章》第 73 条,找不到提到安全理事会的地方。这一条谈到了管理国的责任,同并非管理国的安全理事会无关。我已经说过,最多我们能够提到托管理事会,但这当然取决于本委员会的成员。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发言,即只要我们直接提到“其他联合国机构”,在这里提到安全理事会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至于第 1 段,我的担心产生于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决议草案的标题指出它是由代理主席提出的。第 1 段注意到主席的报告。这里指的是那一位主席?是委员会前任主席皮尔苏先生的报告,还是现任代理主席的报告?为了做到完全正确,我希望加上“代理”两字,把情况说的一清二楚。我所关心的只是要避免含糊不清的局面和任何混淆。我认为,我已经足够清楚地表达了对这一点的看法。我认为没有必要继续就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在我们讨论的文件的全文中,要在“主席”前面加上“代理”两字?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也可以认为俄罗斯联邦同意让第 1 段保持原样--除了加上“代理”两字之外?

谢尔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是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我们能够删除“安全理事会”一词,因为这不会得罪任何人?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那么,我是否可以认为委员会准备不经表决通过经过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 A/AC.109/L.1839?

经过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 A/AC.109/L.1839 获得通过。

主席(以英语发言):委员会就此结束对其议程上所有实质性项目的审议。

主席的闭幕词

主席(以英语发言):特别委员会 1995 年的工作现在行将结束,请允许我指出,主持今年 7 月和 8 月的会议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誉和荣幸。我在主席突然离去之后承担的责任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相信,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困难,都将被归因为这一意外发展。

置身于这一未经探索过的地位,我首先要感谢各位成员的谅解、协助与合作,这使我能够在未事先得到通知和未做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履行主席的职责。各位热忱的努力大大促进了我在委员会工作所取得的任何成就。

委员会一方面意识到影响剩余的非自治领土的独特和具体问题,另一方面意识到世界形势的变化,在审查非自治领土局势时曾经尝试过新的想法和方法。我可以肯定地说,委员会成员一直决心,并且我认为仍然决心努力提高效率以使工作合理化,以便能够最好地为各领土人民的利益服务。与此同时,委员会成员一直并且目前更加具有妥协性和务实,希望赢得管理国的合作,参加本委员会的工作。

委员会虽然赞赏管理国提供的有关各领土的情报,但希望管理国以及非自治领土的代表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认为,必须允许其成员参加派到各领土去的访问团,以便获取有关这些领土的第一手资料。不用说,在管理国的合作下,委员会的任务将得到很大的便利。因此,我们敦促管理国更积极地同本委员会及其工作进行合作。

消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的一半时间几乎就要过去,联合国把这个中途点作为完成非殖化努力的时间范

围。只有根据按照这些领土人民对其未来地位的愿望提出的建议采取具体行动才能产生结果。

为了保证成功地实现国际十年的目标并按照《行动计划》,本委员会将继续执行交给它的任务。为此目的,并且为了执行其任务,本委员会将继续一如既往,对其议程上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审查,并将为振兴其工作提出适当的建议。我仍然充分相信,我们的持续努力将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尽管委员会面临重重困难,应当指出,我们今年在修正其决议的措词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在多数情况下,本委员会设法避免过去的措词,以便本着协商一致精神进行工作。我真诚希望,这种精神将继续在本委员会和大会第四委员会中占上风,特别委员会的各项建议将在那里得到审议。

由于我们即将完成工作,我谨再一次向委员会全体成员表示我真诚的感谢。各位的合作和承诺对履行我们的共同职责特别重要。我对在这一短暂的时期内主持我们的审议深感荣幸。

我要强调委员会副主席古巴大使,当然还有他的代表,以及委员会报告员,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阿塔尔先生给我的支持。

我愿借此机会表示,委员会感谢参加委员会工作的各管理国的合作。我也感谢为委员会提供情报的各专门机构。我谨代表委员会表示,我深切感谢远程前来让委员会了解他们各自领土上的局势的非自治领土代表。我也要感谢各位请愿者,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情报。

我也要感谢小组委员会主席,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萨马纳大使,小组委员会报告员,智利的麦克肯纳女士,以及秘书处成员——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内和我有直接接触的人和所有其他人,包括各位口译、笔译,以及特别委员会秘书处成员。

特别委员会 1995 年会议闭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宣布特别委员会 1995 年届会结束。

下午 12 时 50 分散会。